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A Regional Guide to the Best Producers and Their Wines

法国波尔多 顶级酒庄赏鉴



THE FINEST WINES OF
BORDEAUX

[英] 詹姆斯·劳瑟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法国波尔多 顶级酒庄赏鉴

[英] 詹姆斯·劳瑟 (James Lawther)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 (英) 劳瑟 (Lawther, J.) 著; 乐乐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3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ISBN 978-7-5478-1997-5

I. ①法… II. ①劳… ②乐… III. ①葡萄酒—文化—波尔多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813 号

Original title: The Finest Wines of Bordeaux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2010 by Aurum Press Ltd.
Copyright © 2010 Fine Wine Edi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urum Press Ltd.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本书中的地理示意图为原版书所有, 仅作参考, 为便于查阅, 均保留英文。
中文版译者: 乐乐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英] 詹姆斯·劳瑟 (James Lawther)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8-1997-5/TS·130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历史、文化和市场 /6
2	气候、土壤和葡萄品种 /15
3	葡萄栽培方式 /22
4	酿酒 /31
5	分级、监管、贸易 /38
6	圣爱斯泰夫 /46
7	波亚克 /52
8	圣于连 /74
9	玛歌 /88
10	慕里斯 /100
11	利斯特拉克 /103
12	佩萨克 - 雷奥良 /104
13	圣埃米利永 /120
14	波美侯 /144
15	索泰尔讷与巴尔萨克 /168

酒庄索引 /188

致谢 /191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法国波尔多 顶级酒庄赏鉴

[英] 詹姆斯·劳瑟 (James Lawther)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 (英) 劳瑟 (Lawther, J.) 著; 乐乐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3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ISBN 978-7-5478-1997-5

I. ①法… II. ①劳… ②乐… III. ①葡萄酒—文化—波尔多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813 号

Original title: The Finest Wines of Bordeaux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2010 by Aurum Press Ltd.
Copyright © 2010 Fine Wine Editi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urum Press Ltd.

世界顶级酒庄指南: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本书中的地理示意图为原版书所有, 仅作参考, 为便于查阅, 均保留英文。
中文版译者: 乐乐

法国波尔多顶级酒庄赏鉴

[英] 詹姆斯·劳瑟 (James Lawther)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8-1997-5/TS·130
定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序

极品葡萄酒与普通葡萄酒的区别不在于其包装，而在于其与品酒者之间的交流，它们挑逗并刺激着品酒者的味蕾，有时它们甚至与自己交流。

这种想法是否太离奇了呢？难道你从不与真正的、正宗的、柔和的葡萄酒交流思想吗？你只是将醒酒器再一次放下吗？你首先欣赏它的色泽，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随着时间的流逝，新橡木气息逐渐消逝，成熟的黑加仑味道渐渐弥漫开来，酒精强烈的气味刺激着你，仿佛你正将汽车停在海边并打开车门，你可以清晰地听到海浪的声音。葡萄酒使你的脑海中浮现出吉伦特省（Gironde）的景象，那长长的、灰色的斜坡上散落着苍白的石子。我来自拉图（Latour），让我停留在你的舌尖，我会告诉你一切：我的葡萄品种、8月我所错过的阳光以及9月直至收获时受到的酷热炙烤。我的力量渐渐耗尽，然后我成熟了，而且更为醇厚；你可以看到我的弱点，但是我的个性也前所未有的清晰。

任何有耳朵的人，请尽情倾听吧！世界上大多数的葡萄酒正如法国的卡通片那样，毫不故作。即使在歉收的年份或者酿造不善的情况下，优质葡萄酒仍能保持其形式与品质的一贯纯正。如果你认为人们给予优质葡萄酒的评价以及为之付出的金钱超出了合理范围，那是因为它们为人们设定了一个典范的标准。如果没有了典范，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这种期待绝对不是徒劳，它给予了我们并将继续赋予我们更多的美酒佳酿、更多的交流，以及更多足以诱惑我们的声音。

在二三十年前，葡萄酒世界还是一片仅

有几座孤立山峰的平原，虽然我们竭尽全力避免，但是仍然存在裂隙，更别提深渊了。大陆的碰撞促使新的山脉形成，风化现象则使贫瘠的岩石变成肥沃的土壤。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葡萄的先驱，他们的尝试在那个时期看来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他们坚持下去并且积累了很多经验。就目前来看，已在全球流行开来。

即使在历史最悠久的葡萄酒产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并出现有关葡萄酒的新的著作。世界经典葡萄酒产区并非是那些已被发现、已有定论的地区，而是那些不断在进行调整的最佳而协调的地区。对于尽力探索土壤和技术上的每个难以捉摸的细微差别的贡献者，都应获得尊重与奖励。

波尔多正是一个原型，确切地说是一个缩影。每个葡萄收获期的到来都会在佳酿的世界中激起涟漪，甚至在其他地区中建立起声誉，

这就是声望的来源。但是，波尔多也常被误解。对于远方的人来说，波尔多好像是石头中长出来的城市，而且是带有锻铁阳台的奶油色卵石。实际上，除了沙砾和石灰石外，几乎所有方面都历经了多种变革：栽培技术、葡萄品种，当然还有所有权。

1855年的分级对波尔多葡萄酒而言是一个分水岭，正如劳斯莱斯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样。这一令人难忘的事件使它们的地位更稳固。故事讲述的是谁在酿造着当今最美的葡萄酒，在哪个地区、哪个酒庄酿造，用何种理念和技术。这个故事需要讲述并不断复述，同时持续进行修订。



休·约翰逊

前言

关于波尔多的书一贯地聚焦于该地区的重要产业葡萄酒，本书也不例外。我们需要历史和极具法国味的词——“风土”，但我们还需要积极寻找其他方式以实现对完美的追求这一终极目标。

正如在介绍“历史、文化和市场”与“气候、土壤和葡萄品种”两部分内容中所描述的，波尔多作为一个佳酿生产地应归功于它的地理方位和历史背景，同时还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土壤的影响。不论是否具备酿酒的潜能，不可否认后两个因素决定了它的风格和“性质层次”。但从那以后，它就开始呈现出高昂的价格与一贯性，而这也正是许多财团争相投资的原因。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选择一座好的酒庄不仅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还要考虑该投资是否能持续带来生机。在 21 世纪，最先进的酒窖和尖端技术都是最有力的证明。但正如“葡萄栽培”部分所强调的，近几年对葡萄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

我可以确信的是，筛选出的大量酒庄与种植者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仍有些会引发争论。因为选择是主观的，波尔多备受瞩目，本书只是一个缩影，所以争论在所难免。请记住最近的数据（2008 年），波尔多拥有 118 900 公顷葡萄园和 9 100 个葡萄种植者，共生产 4.8 亿升或 640 万瓶葡萄酒（而前几

年则少得多）。

本书前一部分描述了波尔多的一个稍显粗略的概况。后一部分描述了最好的酒庄，为了考虑该地区的大小和多样性，偶尔提及不同规模的酒庄。较小酒庄的投资（回报）水平通常与拥有特许名称的酒庄相去甚远，然而选择的标准却是一样的：风土与投资的影响以及对一致与完美的探索。

我曾参观过本书中描述的所有酒庄，虽然是在不同的时机与场合，但都在该著作撰写的那年（2009 年）。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有幸品尝到各种新、老葡萄酒。那些被称作“顶级佳酿”的都保持了原本的配方，那些我认为最值得写的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品质、内在的性情或有益健康的价值。最近品尝的葡萄酒的年代都用黑体字强调出来了；早前品尝的则按正常字体呈现，且通常会说明年份和地点。

詹姆斯·劳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dark ink that reads "James Lawther".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from the end.

目 录

1	历史、文化和市场 /6
2	气候、土壤和葡萄品种 /15
3	葡萄栽培方式 /22
4	酿酒 /31
5	分级、监管、贸易 /38
6	圣爱斯泰夫 /46
7	波亚克 /52
8	圣于连 /74
9	玛歌 /88
10	慕里斯 /100
11	利斯特拉克 /103
12	佩萨克 - 雷奥良 /104
13	圣埃米利永 /120
14	波美侯 /144
15	索泰尔讷与巴尔萨克 /168

酒庄索引 /188

致谢 /191



贵族血统，新生力量，新的财富

波尔多 (Bordeaux)，一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精品葡萄酒地区中最著名的地方，却也因此承受着最不公平的待遇。当我们提到波尔多时，可能首先会想到它壮观的酒庄和上等的葡萄酒。毕竟它的葡萄酒处于顶峰，而且不论酒的产地是何方，都会被羡慕和模仿。要不是因为诸如拉图 (Latour)、柏图斯 (Pétrus)、依奎姆 (Yquem) 这些已经在全世界饮酒者和酒藏家中获得图腾意义的葡萄酒名，这个地区可能将不那么讨人喜欢。它所呈现给世人的以及被世界所熟知的是一副顽固中产阶

级的保守形象，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与世隔绝和墨守成规的混搭。

然而波尔多的历史揭示了它实际上是个与狭隘毫不沾边的地区。譬如，人们常忘记，抑或至少忽视波尔多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在 17 世纪，波尔多曾是欧洲仅次于伦敦的最重要的口岸。当时，它扮演着跨大西洋贸易以及与北欧往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角色。葡萄酒和其他大宗商品 (布匹、香料、糖、咖啡、谷物和鲸油等) 在这里出售，从此波尔多逐渐变成了商人和买家的一个大熔炉。许多北欧人因宗教迫害逃离了自己的国



上图：克劳德·约瑟夫·弗耐特（Claude Joseph Vernet）的绘画，描绘的是 1759 年的波尔多港，从图中的荷兰国旗可以反映出当时外国商人的地位

家，在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引领下，自由地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混杂在这里。那时的波尔多是一个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具有明确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

事实上，贸易一直是波尔多存在的理由，并且一直存在于其葡萄栽种发展进程中。一条通往大西洋的航道提供了贸易的平台，而葡萄酒一直作为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存在。随着不断扩张的所有权，葡萄园开始成为一种投资来源。由于个人酒庄信誉的提升，人们的占有欲也在膨胀。所有权开始从农业基地转向官僚和贵族，然后到商人、银行家、企业主、外国投资者，最终转到公司。新投资周期成了它的优势，虽然经常境况不佳，但这反而成为波尔多的福音，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 21 世纪的开启之年，著名的波尔多葡萄酒所有权的销售又开始活跃了。自 2000 年起，梅多克（Médoc）的蒙特罗斯（Montrose）、皮雄伯爵夫人拉朗德（Pichon Comtesse de Lalande）和马奎斯·阿勒斯莫·贝克尔（Marquis d'Alesme Becker）的列级酒庄几经易主。在圣埃米利永（St-Emilion），苏塔德的分级庄园和新更名的贝莱尔-莫南热也变更了所有权。总部设在巴黎的商业巨子、保险公司……这些都纷纷成为买家。新生力量意味着新的财富，但这不是一直存在于波尔多的方式吗？

中世纪的开端

该地区的早期历史详述了公元前 3 世纪

波尔多市的建立，建立者是来自法国北部的凯尔特部落。这个凯尔特部落似乎栽培过攀爬植物，而比图里卡（Biturica）的葡萄品种曾经被认为是解百纳（Cabernet）的先驱。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扩大了葡萄园种植，但直到几个世纪后，也就是中世纪时，波尔多新生经济才初具规模。那时正是英法联姻引发商业贸易的开端之际。

1152年，当未来的英国亨利二世与阿基坦（法国南部地区）的埃莉诺结婚时，扩大的加斯科尼地区、波尔多、巴约纳港口，以及后来的利布尔纳港口（建立于1270年）都转交给了英国人，这时联盟出现了。葡萄酒与布料跨海贸易开始发展并成熟起来，波尔多获得了免税权和其他特权。尽管商业发展缓慢，但到14世纪初时，波尔多葡萄酒年均出口已达到约83 000桶（约7 500万升）。

当时，波尔多在生产葡萄酒方面仍是新手。葡萄园都聚集在现在的佩萨克-雷奥良市中心的河边沼泽地、吉伦特河口另一边的博格和布莱耶以及两河流域。贸易缺口通过“Haut-Pays”被葡萄酒填补了，贝日拉克、卡奥尔、加亚克的运作由波尔多那些拥有优先产权的官员掌控。酿造的葡萄酒颜色要淡，要比桃红酒和淡红酒更淡，另外结构要轻，并且这样的酒必须在腐坏前迅速消费掉。

1453年，随着什鲁斯伯里伯爵率领的英国军队在卡狄龙战役中击败了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使得波尔多也蒙受了损失，英国对酒市场的垄断也终止了。从此波尔多与英国人的贸易也衰落了，因为英国商人转向了更新、更友好的西班牙、葡萄牙农场。在16世纪，波尔多酒对英国的出口跌至每年10 000桶（900万升），好在荷兰、佛兰德斯、汉莎和苏格兰商人的涌入让波尔多又看到了希望。

荷兰的纵容和酒庄的诞生

16~17世纪，虽然英国临时减少了贸易，但是荷兰在该地区发挥的作用却与日俱增。他们对蒸馏用的桶装白葡萄酒的渴望导致夏朗特、布拉伊和两海之间的葡萄园迅速扩张。甜白葡萄酒也很短缺，这导致了贝尔热拉克和索泰尔讷地区对甜白葡萄酒需求量的增长。

许多荷兰商人因此定居于波尔多，当时建造的老房子至今仍在。1620年，贝耶曼在夏尔特龙45号码头的波尔多干葡萄酒厂开了一间办公室，以保证葡萄酒销量。鹿特丹港的贝耶曼舰队轮流猎鲸，也进行香料和葡萄酒贸易，以酒桶取代鲸油桶，在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进行销售。

生产红酒的酒庄仍扎根于波尔多周边格拉夫区的沼泽和石质土区域。文献证实了私有葡萄园正是在这时初步创建的。1533年，让·邦塔克建立了奥比昂庄园，他的弟弟阿尔诺·雷多纳克用得到的一个葡萄园Arrejedhuys于1540年建立了拉米申奥比昂庄园。大约在同一时间，费龙家族在雷奥良附近增加了家族控股，Jean-Charles de Ferron获封庄园主。葡萄园佩普·克莱芒在1561年才首次采用此名，而之前追溯到14世纪初都一直在教堂的掌控下。

一个世纪后，让·邦塔克的后裔阿诺邦塔克三世——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于1653年被任命为波尔多首任市长），成了波尔多第一位用产地名来命名葡萄酒的生产商。这一事实在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1660年的地窖分级总账（今藏于伦敦国家档案馆）中可以查到，在作家塞缪尔·佩皮斯1663年的名言中也可体现：“我喝了一种法国葡萄酒，叫何布莱恩（Ho Bryan），它有一种我从未尝过的

独特的味道。”这是在他伦敦客栈之行后留下的。

奥比昂此后成了如今我们所知的酒庄的模板，它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波尔多风格。在英国市场不断扩大的18世纪，后来得名的法国干红凭借优质的品质获得了比其他品种更高的需求。通过采用一些新的酿酒技术，如货架排列、亚硫酸处理、液体补给，以及更为细心的工作，奥比昂的酒色泽更深，酒体更醇，并且过夜不腐。我们虽然找不到当时所用葡萄种类的明确记录，但解百纳（Cabernet）、美乐（Merlot）、马贝克（Malbec）很可能参与其中。

由于梅多克存在大面积的沼泽，并不适合居住，人们主要靠小船经由河口到达那里，它作为生产区是后来的事了。直到17世纪，荷兰工程师将这里的水排干，葡萄园才开始出现。16世纪70年代，Pierre de Lestonnac撰写的参考令收购La Mothe de Margaux周围的土地以及后来的玛歌酒庄（Château Margaux）有了参照。拉图酒庄与拉斐特酒庄成立时间稍晚一些，但在17世纪中叶，相比其他酒庄，这三家从外观上已相当容易辨认。

18世纪启蒙时期

对于波尔多来说，18世纪是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17世纪末同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主要是今天的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间的贸易蓬勃发展。糖、咖啡、酒和奴隶一样成了主要产品，波尔多也因此成为继南特后第二大重要港口，它同样进行着奴隶贸易，同时也经由非洲定期进行一些探索。而酒贸易地位并未下降，尤其是与北欧（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诺曼底港以



上图：阿诺邦塔克三世（Arnaud III de Pontac），他将自己的葡萄酒以酒庄名奥比昂（Haut-Brion）命名，并在伦敦开了家酒馆来售卖

及法国北部之间的贸易。

在梅多克，种植业持续快速地增长，而私有庄园则纷纷以“精品葡萄园”来命名，新法国干红也掀起了部分浪潮。庄园主主要为身着长袍的贵族，他们出自律师和当地贵族政客，如尼古拉斯·亚历山大、世嘉侯爵这样在18世纪上半叶坐拥拉图、拉斐特、木桐（Mouton）、卡龙-塞居尔（Calon-Ségur）酒庄的人。

虽然英国市场在这时已经降到只占波尔多出口总量的5%左右，但伦敦仍是精品葡萄酒的重要交易市场。

直到18世纪，波尔多一直保持着有壁垒的中世纪外观，但大量涌入的财富改变了这一点。城中的主要建筑、公园和纪念碑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其中包括大剧场、交易所广场、海滨或码头、罗汉宫、公共花园、胜利广场，所有这些至今依然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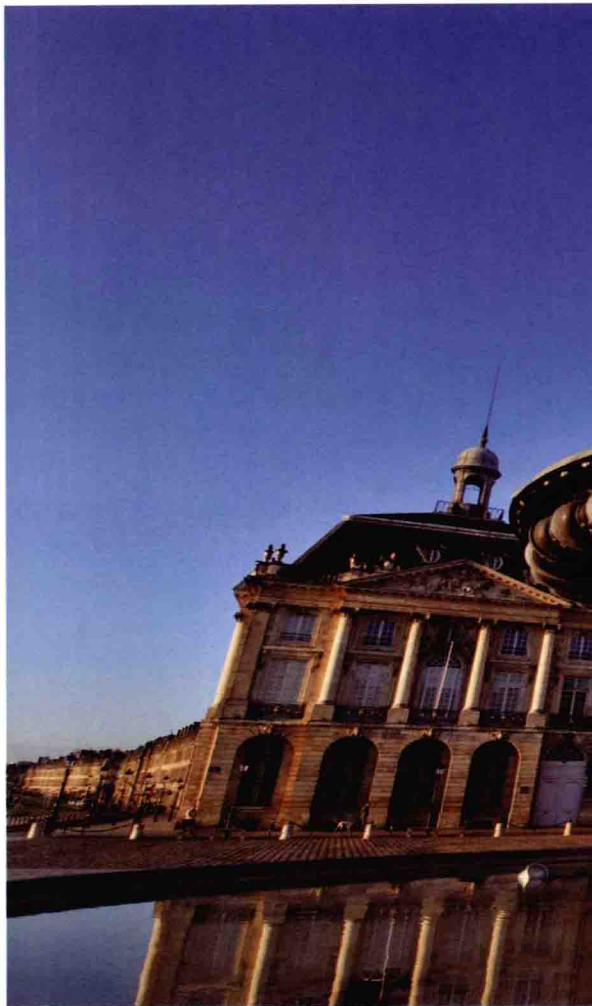
外国酒商不得不在古城外进行买卖，所

以他们会从特龙佩特酒庄（今 Esplanade des Quinconces）漂流到下游的一个滨水区。随着 18 世纪葡萄酒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建于 14 世纪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命名的夏特隆区也成长壮大起来。夏特隆码头从此成为酒商和朝臣的必经之地，于是它有了荷兰语、英语、苏格兰语、爱尔兰语、德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名字。政府建成了房屋、地下室、仓库，并雇佣了一小众人马从事酿造与运送酒的工作。如今，这里的建筑风格与诸如贝耶曼、席勒、巴顿、约翰斯顿这些家族名一起提醒我们这个城市光荣的过去，它们仍旧与葡萄酒贸易共沉浮。我们能够清晰地理解为什么酒商埃米尔·卡斯特加将这里归结为“是一个只容许陌生人进入的俱乐部”。

后革命的变化和黄金期

法国大革命后，教会、贵族和政界精英的土地被剥夺，庄园被拍卖。波尔多出现了一批新型所有者——金融家、商人，他们都曾获利于波尔多的商业繁荣。当然，为财富而来的外国酒商也都愿意在波尔多投资。虽然他们早已腰缠万贯，但财富并不代表一切。他们也从贸易中学到知识，所以当它们冒险尝试时，总能一蹴而就。

一个典型的后革命所有者的例子就是查尔斯·佩肖托，他是一个带有葡萄牙血统的犹太银行家，1791 年他得到了克莱蒙教皇酒庄。还有一些其他新所有者的代表，如荷兰贝耶曼公司于 1825 年购得奥比昂酒庄（于 1836 年转售给巴黎银行家 Marismas 侯爵）；苏格兰裔梅森·纳撒尼尔·约翰斯顿于 1840 年成为拉图酒庄的所有者之一，并于 1865 年成为迪克吕-宝嘉龙酒庄（Châteaux Ducru-Beaucaillou）和多扎克酒庄（Dauzac）的所有



上图：金碧辉煌的交易所广场，它是繁荣的 18 世纪以来波尔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者；爱尔兰巴顿家族于 1821 年购得朗哥酒庄（Château Langoa），1826 年购得雄狮庄园（Léoville estate）的一部分，这两者至今仍归其所有。

19 世纪中后期是波尔多的黄金期，这段时期见证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以及大庄园的各种优势，尤其是梅多克这桩著名的收购。1855 年的分级验证了这种看法。佩雷尔兄弟银行家艾萨克和金融家埃米尔于 1853 年



购买了宝马酒庄（Château Palmer），这两兄弟的祖父于 1741 年逃出葡萄牙；同年，来自英国家族分支的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男爵收购了木桐酒庄。1868 年，他们的法国表亲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购买了拉斐特酒庄。自此，由商人和金融家在波尔多建立的投资模式从未真正改变过。波尔多仍有众多葡萄园交易商，而勃艮第则盛产农民。尽管存在粉孢子、霉变和根瘤蚜（根瘤蚜是 1865 年出现的）的问题，但市场仍较为乐观，该地区依旧保持着相对繁荣。与北欧的传统贸

易持续加强，且在美国及南美（尤其是阿根廷）的重要性也在提高。新财富不断涌入，著名庄园仍在吸引着新买家，譬如阿尔西德-贝洛特矿产企业，它发迹于美国的种植园，于 1872 年购得了贝利酒庄（Château Haut-Bailly）；又如 1890 年购得龙船酒庄（Château Beychevelle）的银行家族阿喀琉斯·弗。

目前，几乎没有为圣埃米利永或波美侯（Pomerol）这两个地区提供参考资料，但至少到 19 世纪末，在商业活动和吸引外资方面它们依旧保持了原有风貌。大革命前夕，

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都归教堂所有，革命后则被零碎地出售。因此，每块土地都很小，无论从文化上或地域上都相互疏远，由于波尔多两条主要河流的阻隔（横跨加伦河的第一座桥——皮埃尔桥，在1821年建成），它们脱离了城市的商业中心。在1910年之前甚至还没有维护利益的贸易商会。正因为这些原因，圣埃米利永和波美侯都错过了1855年的分级。然而该区之外的贸易商却一直将该地区作为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葡萄酒供应者，一直到20世纪末。

灰暗的岁月

作为一种国际化市场驱动型经济体，波尔多一直承受着周期性变化的影响。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可以随手拈来的用语，但没有人对20世纪初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做好准备。葡萄根瘤蚜已经使葡萄园面积大幅度减少，让庄园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一系列的地方、国际、政治和葡萄栽种活动让事情变得更糟。

除了少数例外，糟糕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美国禁酒令、俄国革命以及对葡萄酒真实性和来源的信任危机（这导致1935年对原产地管理系统的革新）接踵而至。说得好听点，这就是一个衰落的市场。人们无心投资，为了渡过难关，所有者们常常与批发商签订长期合同。虽然待售的酒庄很多，但因为经济问题或者意愿不强，人们似乎并不感兴趣。为数不多的例外是奥比昂酒庄，它在1934年被美国狄龙家族（银行家）收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略有好转，但并不明显。优质葡萄酒的数量增多了，但人们

的腰包还是很紧，当1974年油价飙升时，酒市场崩溃了。批发商们只能干握着前两年高价买入的葡萄酒的股票等待时机。随后的克鲁斯丑闻加剧了这场危机，红葡萄佐餐酒被当作AOC波尔多葡萄酒欺诈出售，克鲁斯在内的一些批发商常常不知不觉地卷入到欺诈中。

在酒庄方面，20世纪50~60年代，少数独立组织利用了萧条的市场。比如批发商让·皮埃尔·莫艾丝开始在波美侯和圣埃米利永进行购买交易。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归来的法国殖民者（称作“pieds-noirs”）都想在这里找到他们在海外附加资产的替代品。譬如，佩兰家族获得了卡波涅斯酒庄（Château Carbonnieux），塔里家族购得了美人鱼酒庄（Château Giscours）。英国培生集团接收了一个非常破败的拉图酒庄，而当地居民安德烈和亨利·卢顿对梅多克和格拉夫的一些酒庄进行了翻新。这多少缓解了波尔多的疼痛，但财政状况并不能彻底改善，1956年的严重冰霜加重了这一困境，尤其在右岸区，大片的葡萄园遭受了重创。

1982年的那些事

关于著名的1982年份酒的描述已经不在少数，但那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它的确是自1970年来第一批真正伟大的葡萄酒，它引领波尔多走向富裕、成熟和现代化，不管从品质上还是经济上都征服了消费者。它使葡萄酒出版社深受刺激，出版了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帕克的自传以及有关葡萄酒的100分评分系统的书。最重要的是，它使波尔多重返国际舞台，并为葡萄园和酿酒厂的改革和改造提供了资金。它使这台机器重新运作起来，而动力之来自之后大量的优质年份酒

(1983, 1985, 1986, 1988, 1989, 1990)和进步的栽种和酿酒技术。

随着波尔多日渐繁荣,投资者成群结队地返回这片土地,就如同19世纪黄金期的场景一样。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狂潮复兴了著名的酒庄,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它们才开始略显衰退。地价的稳步抬升引发了精品酒市场的狂躁情绪。基于地价的遗产税是沉重的负担,但从《拿破仑法典》来看,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与日俱增的所有权共享问题。地价上涨还引发了家庭矛盾,多个股东的边际收益往往是酒庄交易的主要原因。从长远来看,单一所有者肯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由于这个原因,企业投资第一次成了市场的部分驱动力。保险公司开始发挥作用,如AXA Millésimes(碧尚男爵酒庄、苏特罗酒庄、小村庄酒庄),GMF(龙船酒庄、博蒙特酒庄)以及La Mondiale(苏塔酒庄、拉曼德酒庄)。但投资者同样投资了银行(杜卡斯酒庄的顶级佳酿农业信贷银行、美尼酒庄、海内威农酒庄),养老基金(拉斯贡伯酒庄的柯罗尼资金)以及其他大型国际公司(拉格朗日酒庄的三得利酿酒厂)。

不论富商们想要多少顶级优质酒,都供过于求,例如法国巨头们和对手弗朗索瓦·皮诺特(于1993年收购拉图酒庄)与贝尔纳·阿尔诺(与男爵艾伯特兄弟一起于1998年收购了白马酒庄)。外商也通常混杂在一起,荷兰企业家埃里克·阿尔巴达·杰斯玛有过描述,分别在美人鱼酒庄(20世纪90年代)、杜特酒庄(1997年),还有位于鲁臣世家酒庄(1994年)和卡农酒庄(1996年)的香奈儿(法国国营但位于美国)。

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改变常在一夜之间。人们只看到吉拉尔·波斯降临圣埃米利永(蒙

博斯奇酒庄、帕维亚酒庄、帕维亚-德西斯酒庄);丹尼尔和弗洛伦萨·卡查德(史密斯·奥拉菲酒庄);贝沙克-雷奥良的阿尔弗雷德·亚历山大·邦尼(马拉蒂克-拉格朗威尔酒庄)……就想知道如何尽快赚到钱。我想说的是,哪里有肥沃的土壤、正确的动机、胸有成竹的自信,成功就不远了。

仍为葡萄栽种的黄金国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迎来了波尔多新的黄金期。好酒(1995, 1996, 1998, 2000, 2001, 2003, 2005, 2009)依旧存在,市场依旧活跃,不同的是,亚洲人也开始对葡萄酒感兴趣了。精品酒庄充分利用所得利润,改善了葡萄园和酿酒厂。在波尔多城中也可以找到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在商业繁盛的18世纪和19世纪,波尔多也改头换面了,翻新了建筑、安装了新电车系统,并将海滨之地恢复为城市的中心。

这会持续下去吗?自2005年以来,葡萄酒销量并不好(虽在本书撰写时,2009年预计大卖)。在2009年,汇率并不理想,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蔓延开来,波尔多广场的交易量正在退潮。美国的情况非常恶劣,随后波尔多酒庄与地产、南部葡萄酒与烈性酒均退出市场。唯一的好消息是中国市场的贸易还比较活跃。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波尔多能否再次激起浪花。

可以肯定的是,对富人来说,波尔多仍然是葡萄栽种的黄金国。对土地的原始渴望,拥有杰出的法国文化和优质特酿的荣耀,满足商业计划的需要……波尔多的吸引力无穷无尽。动荡也许依旧存在,但不变的是人们对伟大酒庄的期盼。这种期盼正是这座城市永远的生命之源。